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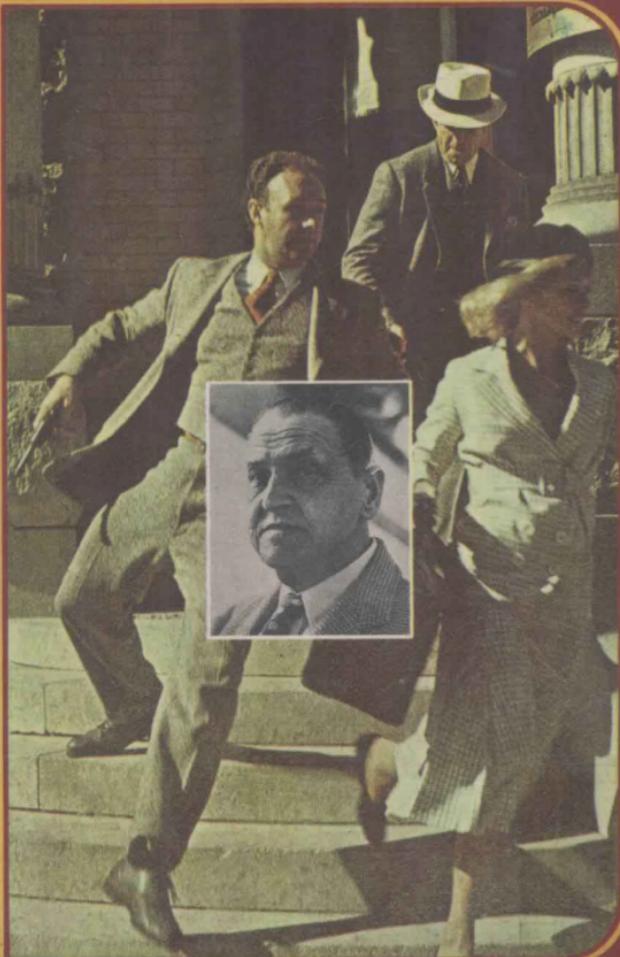
新潮文庫 200

ASHENDEN

# 秘密情報員

(間諜故事)

毛 姆 著 胡南馨 譯





創行新潮文庫的目的在於把握當前時代潮流供應社會的智識需要。一方面希望能使讀者能够享受人生中最大的樂趣——讀書，而且是讀好書；一方面也希望所得的不僅只是享樂，而且包含人生必須的智慧。因此我們擇擇世界各國具有真正價值的名作，其中包括：文學、哲學、心理學、藝術、科學、音樂、傳記……等作品，力求真善，透譯以饗讀者。基於這一理想，本文庫不採棉薄，希望能以最低的代價，向最廣大的讀者，供應最好的書籍。然而我們自知這一理想決非少數人所能達成，因此我們誠懇熱切地期望賢達先進與廣大讀者的愛護與支援，指教與鞭策，以求竭盡所能，對文化稍有貢獻。我們希望：指導來自讀者，成果歸於讀者，利益享之讀者，讀者的滿意，便是我們的鼓勵。

毛 胡

南

姆 馨  
著譯

秘  
密  
情  
報  
員

志文出版社印行

# 秘密情報員

## 新潮文庫 207

---

|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原著者       | 毛              | 姆   |
| 譯者        | 胡              | 南   |
| 發行人       | 張              | 清   |
| 出版者       | 志文             | 出版社 |
| 地址        | 臺北市天母一路40街8巷6號 |     |
| 郵政劃撥      | 六一六三           | 號   |
| 電話        | 八七一九二四二        |     |
| 初版        | 八七一九二五二        |     |
| 再版        |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五月     |     |
|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 | 中華民國七十年五月      |     |
|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 | 臺業字第0950號      |     |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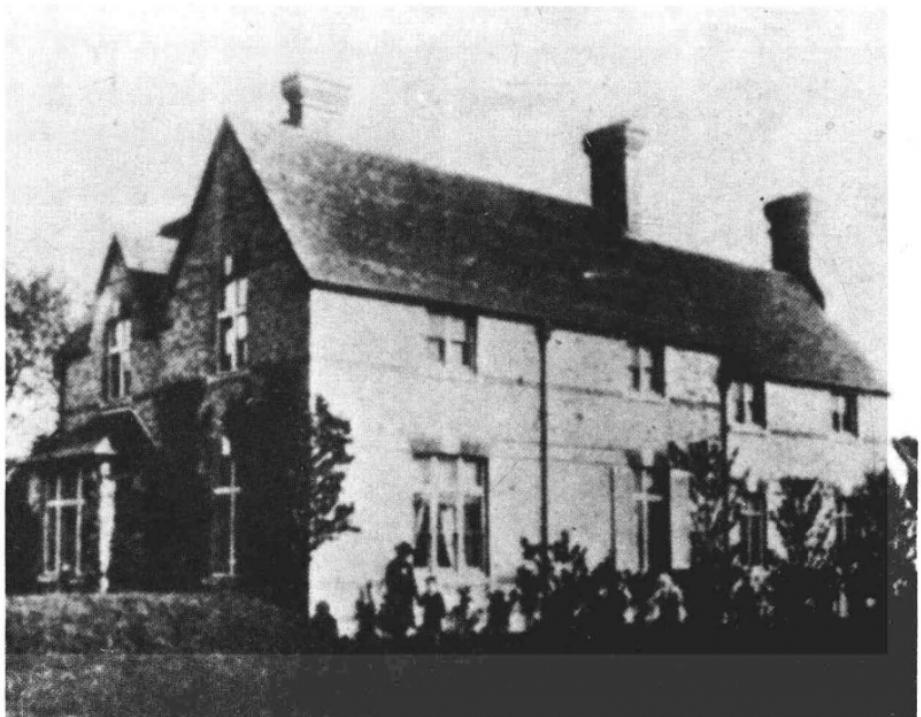
---

定價 90 元

(缺頁或裝訂錯誤隨時可調換)



英國小說家：毛姆(W. Somerset Maugham, 1874~1965)。



毛姆少年時代在叔父家與叔父合影。  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[www.ertongbook.com](http://www.ertongbook.com)

毛姆於第一次大戰中的1916年，被英國情報局派往俄國作情報工作。



十七歲時的毛姆。



## 目 錄

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毛姆其人及其作品／代譯序 | 一   |
| 作者序言         | 九   |
| 出場人物         | 一五  |
| 一、情報局長R上校    | 一七  |
| 二、搜查住宅       | 二一  |
| 三、金小姐        | 三九  |
| 四、光頭的墨西哥人    | 六二  |
| 五、黑髮美人       | 八三  |
| 六、希臘人        | 九五  |
| 七、巴黎之旅       | 一一一 |
| 八、舞女茱麗亞·拉薩利  | 一三二 |
| 九、間諜古斯達夫     | 一六一 |
| 十、賣國賊        | 一六九 |

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十一、幕後      | 二〇五 |
| 十二、失戀的閣下   | 二一二 |
| 十三、擲錢      | 二四四 |
| 十四、奇遇的人    | 二五〇 |
| 十五、戀愛與俄國文學 | 二六四 |
| 十六、哈林東的洗濯物 | 二七七 |

## 毛姆其人及其作品／代譯序

提到推理小說的古典名作，範圍總是很有局限，就這項特點而論，本書是最富光彩的一部了。其影響之一是日後變成推理小說，亦即偵探小說的先驅，其二在作為一般文學作家經驗式的作品中，有其不滅的聲譽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，偵探小說大為風行，譬如歐本·海穆和盧·裘詭異多端的冒險小說，然而能在文學方面佔有一席地位的，却未曾出現。戰後十年（一九二八年），毛姆發表了這部作品，打破了傳統形式，成為一部別具風格的小說，不過由於後繼無人，所以不能蔚為風氣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戰時，以艾里克·安普拉為首，在著作方面誕生了許多優秀的偵探作品。一九三七年，安普拉出版「恐怖的背景」一書，着重於描寫人性問題，樹立了寫實主義的偵探文學典範，但是他的作品不若往年毛姆著述的偵探小說那樣具有獨特的風格。此後還有一些像艾雪杜·邦斯、赫連·馬吉列斯、瑪琳爾·布魯等同性質的作家陸續問世，其中以威廉·吉林著作的「秘使」最為出色。推理小說作家羣中，例如阿里安、第涅司、布雷克、詹尼、克羅夫士等人，俱於大戰期間，發表了一系列的作品，形成戰後的恐懼心理，邁入以緊張小說為主流的時代導火線。這陣浪潮不久也波及了美國，休斯、吉士、羅克·里吉、馬克羅依等人深受影響，也開始從事偵探小說的創作。

追溯現代推理小說的支流——恐怖心理的系列作品時，本書雖然不屬於推理小說的範疇，但譽為推理小說的鼻祖，却也當之無愧。即使沒有這種崇高的地位，但以毛姆特殊經驗為題材而寫成的小說，也確實能給予人們精彩絕倫、栩栩如生的印象。

威廉·薩麥塞特·毛姆 (W.S. Maugham, 1874~1965) 於西元一八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生於巴黎，他原屬克爾特血統，由他的家譜看來，家族中以法律為職業已有一百年以上的歷史。祖父是法律協會的創辦人之一，著述極多，父親羅勃·歐爾蒙·毛姆是著名的律師協會的創辦人，曾任駐法國、英國領事館的顧問，當年，他是一個嗜好旅行的人，足跡遍及土耳其、希臘、小亞細亞、摩洛哥，收藏了許多旅行遊記的書籍，並且家中也貯存了大批從各地旅行帶回來的塔那魯拉小像、羅斯的陶器、土耳其的短箭。毛姆曾經回憶說：「父親是富有浪漫性格的人，我的流浪癖和追求新經驗的熱情，無疑地是繼承了父親的性格。」

毛姆的母親比他父親小二十歲，他母親是一個大美人，而他父親却其醜無比，當時在巴黎社交界中，兩人以「美女與野獸」而名噪一時。他母親很喜歡閱讀小說，在他八歲那年因肺病病歿，他父親在他十歲時也相繼去世。

九歲時，毛姆每天前往大使館附屬教會的牧師家裡讀書，他時常被迫高聲朗讀「史坦達特」標準日報刊登的法庭記事，敘述的是巴黎到卡里之間火車上所發生的恐怖謀殺案件的詳細報導，對於當年的恐懼感，直到他六十歲的時候，仍然記憶猶新。

他變成孤兒後，被在英國肯特郡威特斯第堡作牧師的伯父所收養，十三歲時，進入坎特伯利的皇

家學院讀書。伯父一直希望他進入劍橋大學，畢業後成爲一名牧師。這位伯父是一個庸俗無能的人，至於當年不愉快的生活，毛姆都詳詳細細地寫入『人性枷鎖』中。學校的教師脾氣暴躁、冷酷陰險，他沒有朋友，又加上口吃，使他嚥盡了無限辛酸。他母親和姊姊都是因爲染上肺疾而死，他自知也有染患肺疾的可能性，因此當他來到德國海德堡，有生以來第一次接觸到自由的空氣時，便感到無限的幸福！

一八九二年，他回到英國，進入聖約翰・湯瑪斯醫院附屬醫學院就讀，由於對醫學不感興趣，便在宿舍裏以閱讀、寫作打發日子。兩年後，開始門診服務以及臨牀實驗，直到出診蘭貝斯貧民窟時，才激發起濃厚的興趣來。因爲他「最渴望探求接觸赤裸裸的人生」，「在這三年期間，體驗了許多人類真實的感情」，這就是刺激他成爲小說家的原動力。

他從十八歲開始著述音樂家評傳和獨幕劇，不過這些早期的創作都沒有發表。一方面求學，一方面根據出診蘭貝斯所獲得的經驗，寫成一部長篇小說『蘭貝斯的麗莎』，並於一八九七年出版。這部長篇小說就新鮮奇特的題材方面，頗獲佳評，並經過再版，那時他正準備參加五年醫學課程最後階段的外科考試，他已有信心取得醫生執照，却突然立刻轉業去當一個作家，畢業後終於如願以償地前往嚮往已久的西班牙，暢遊了一番。

以後十年間，他經常與立志在巴黎闖天下的年輕藝術家爲伍，他的物質生活非常困窘，但是他進修人生文學的精神却未曾稍怠。這時他寫了一部長篇小說『克拉多克夫人』，從此被文壇視爲最具潛力的新進作家，他在戲劇方面始終連連敗北，不過以處女劇『克拉多克夫人』爲首的幾部劇本也陸續

搬上過舞台，總算宿願已償，並且名利雙收。

他的聲譽在劇作家羣中可以算得上是如日中天，同時他也準備在小說界中一爭長短，於是產生了傑出的具有自傳性質的長篇小說『人性枷鎖』。這部作品傾盡了他上半生埋藏在内心深處的鬱悶。從各方面來說，這是他作家生涯中的一個轉捩點。因此，他自然繼續地尋求新的體驗，這時發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，正好為他帶來新的體驗機會。

他立即志願從軍，利用本身所學的醫術，參加了紅十字野戰醫院。最初可能是當助手，不久他學會了汽車駕駛，成為運送傷兵的救護車駕駛，因此體念到最前線的危險和悲慘狀況。可是，英國政府不久就發現了他的文學才華，認為駕駛汽車無異埋沒天才，就把毛姆調到情報部。本來毛姆已經厭倦了野戰醫院的工作，所以這個工作，給了他如魚得水般的歡愉。他回憶說：「這份工作非常適合我對浪漫和無聊事件的強烈感受力，按照自己的方法來躲避敵人的跟蹤，在出人意表的地方與密探相會合，運用神秘出奇的方式傳遞消息，或潛越國境，攜帶密件，這所有的一切都不能引起任何人的懷疑！在當時，這些題材常被寫進一無價值的小說裏，以我的觀察而言，這些題材的大部分真實性已犧牲在戰爭之下，但是將來仍不失成為一部小說的好題材。」

毛姆在讀完醫學院時曾經說過，醫生的（『毛姆寫作回憶錄』）職業在於剝開人類各方面的假面具和謊言，使人們不得不赤裸裸的坦誠相對，因此對醫學感到興趣。而情報部的秘密活動，在某一意義上，更是毫無保留地暴露了人類的愚劣性，這一切給他帶來無比的樂趣。他住在瑞士日內瓦的旅館裏，從事秘密情報員活動。在這中立國家的旅館裏，出現了世界奇觀，可以說是吳越同舟，在同一屋

頂下敵我摻雜，展開秘密情報的爭奪戰。煽動性小說喜歡描寫的美女間諜、甜言蜜語的男人，以及在背後操縱他們的神秘人士等，這些誇張的虛構，在這裏已經成爲事實，一天二十四小時不間斷的火拼，都是發生在現實的生活裏。他的作家身份很容易就瞞過了瑞士官方及社會的注意，這種刺激，正投毛姆幻想的所好，他收集了無數詳盡的筆記（遺憾的是，不知爲何這些筆記並沒有收錄在以後出版的『作家筆記』中）。

一九一五年，毛姆在羅馬寫了一本堪稱傑作的劇本『我們的前輩』，那一年的秋天，他又在日內瓦執筆創作喜劇劇本，關於這一點，在他的劇本全集的序文中曾作如下描述：「一九一五年的秋天，我在日內瓦寫『不易到手的東西』(*The Unattainable*)，對於我在情報局工作這樁事，瑞士官方大爲不滿。我的前任者由於比我更具有敏感的氣質，掙扎着想衝破法網而患了神經衰弱症，一病不起。同時在羅詹姆的同志，也被判了兩年牢獄生活，我從來不知道政治犯要受到何種款待才合理，但假如類似不幸的命運降臨在我身上時，那時不知是否還能繼續寫小說，我不願意在劇本尙未完成之前就被瑞士政府逮捕，我深深瞭解，事隔日久，再提筆創作乃是十分艱難的事，所以當我寫完最後一行的時候，整個心才安定下來。」

以上這一段描述的心情與本書第二章阿聖頓的心境同出一轍。

因爲職務的關係，他積年累月在各地奔波，只做了一年，健康情形便大爲受損，他辭職後返回美國，在大溪地調查高更的生平事蹟，蒐集小說『月亮與六辨士』的題材，即在這一段時期。

經過了十二年，這部偵探小說才於一九二八年出版。以英國的間諜爲經緯，組成了十幾個微妙相

繫的故事，就是由上述瑞士時間的筆記中產生。可是如果認為這都是毛姆的親身體驗是不正確的，正如他自己所說的：「雖然是以戰爭中我在情報部工作的經驗為基礎，但為了寫成小說當然必須加上許多杜撰的情節。」因此無法得知那些是親身體驗、那些是耳聞，那些是幻想。藉一句他自己說的：「那一部份是幻想，那一部份是事實，連作者也不清楚了。」

對本書第十四章描寫俄國的情形，毛姆曾作如下回憶：

「我回到美國不久，就被派遣到列寧格勒，我對這項任務毫無把握，這工作需要一個比我更有才幹的人，但當時找不到比自己更適合的人選，因為我必須以作家的身份作為掩護……我得到一筆龐大的費用，可以自由自在地揮霍，帶着我和瑪沙利克教授的捷克聯絡人，洋洋得意地啓程了，這位名教授當時指揮分散在俄國各地的六萬同胞，我以接受這份使命為榮，不論何時，我是一名政府能加以否認的秘密使者，我的工作是要盡力接觸反政府黨，促使俄國繼續作戰，計劃防止被俄國『中立派』所全力支持的布爾雪維克的革命運動。」

從本書中可以看出這項計劃失敗的經過情形，毛姆利用自己的經驗為基礎，並加入小說方式的潤色，成為一部上乘的佳構。

也不妨說這是以化身阿聖頓為中心而構成的連續短篇小說，各短篇俱有關聯，阿聖頓雖然擔任蒐集秘密情報的工作，屢次採用異常狠毒的殺手鐗，譬如由戀愛而即將進展到結婚這件事情上，表現得尤其明顯，不過無可否認的，他觀察事物的眼光十分溫和，最後他也只能信賴自己的力量了。

對一部具有刻薄的現實主義、諷刺的幽默感以及高度技巧的作品；如果再加以評論難免有畫蛇添

足之憾。這部作品也許不能列入他的代表作中的前幾名，但是有他特有的即興趣味，這是不容忽視的。在這一類作品中，常常有作者興奮之情躍然紙上之感，毛姆却能絲毫未滲入私人感情，只淡然而客觀地敘述當時的政治，這也是值得珍視的一點。況且，毛姆對偵探小說的筆法也非常巧妙，這部偵探小說與名探福爾摩斯並列，是毫無遜色的。

毛姆日後曾遊歷中國、馬來羣島、印度和南洋羣島。短篇小說和劇本等著作極為豐富，其中也產生了不少的傑作，一九四八年，寫完『卡塔利那』之後便擱下筆，隱居在法國里密艾勒過着悠然自得的生活。『毛姆寫作回憶錄』中有一節表白他對推理小說的看法：

「聽人說故事的樂趣，就人類的本性而言，和觀賞戲劇起源的舞蹈以及模仿的樂趣一樣的非常自然，如今這種觀念原封不動地表現在推理小說的傾向裏，以饗各位有知性的讀者。」

同樣地，我們也願以此饗各位有知性的讀者。

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八日於臺北



## 作者序言

這本書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，我服務於英國情報局期間，根據親身經歷所寫的，因為想把它寫成小說的形式，便重新編排事件的程序。有很多小說都採用一種方法，即早於故事開始之前，先敍述一大串無關緊要的事件，冗長而累贅，使人望而生畏，尙未交代清楚就把故事無聲無息地敷衍過去，等到情節進入意趣橫生的階段時，又突然製造一些莫須有的懸疑氣氛，而結局往往和問題核心部分扯不上關係，缺乏高潮，本意盡失，小說落得如此下場，戲劇的效果也相形低落了。

不過現在使這種小說形式成為正統典型的作家已出現了，人生舞台瞬息萬變，是毫無牽連的片斷所組織而成的故事，小說也應當循着模仿人生這條路線探索——他們是這樣說的。在現實生活中，事件本身並無一定的脈絡可尋，在漫無邊際的時空裏向前推進，所以故事的情節自然只有遵照這種啓示發展，因為現實事態永遠不會產生高潮，如果製作高潮，便是憑空捏造的假相，破壞了小說的情調，他們勢必會予以批評。因此當一個作家立意使讀者吃驚而創作滑稽的文句、或出人意表的手法時，他們就嫉之如仇了，是故每當故事劇情邁進提高戲劇效果的方向時，他們就儘量拿出全部力量去迴避。

有時題材的選擇也不得法，通常都是由讀者自己判斷故事的意義，有時則只描寫人物，至於其他的就讓讀者隨便去臆測了，換言之，他們提供作業的材料，然後由食客自己去烹調、自己去品嚐。